

再生

第一〇六期

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

論國風與黨風

如何消除國際間的焦急情緒？

人性和機器（續）

邱吉爾的祕密演說

英國怎麼樣（英倫特寫）

短評二則

張君勳

白旭

孫寶毅

費孝通

盧淑

田汝康

（旭清）

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

張君勱

國大問題

五五憲章與政協會之憲章修改原則最大不同點，為政協會原則中，將四權之行使交付於縣、市、省之議會，是為第一步；將來選民富於政治經驗之後，仍應依瑞士、美國各州之制，完全交託選民，是為第二步。此為吾人之理想，以為如此，較合於主權在民之意。其在五五憲章，則根據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等等之規定，仍欲在中央設有形的國民大會，除選舉權外，且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

吾人之意，四權之原義，由於直接民權而來，今以間接方法行使之，與直接民權之原義不符，因所謂直接民權，乃信任各個人民直接表示意見，不令議員介於其間，假託民意，而行其襲斷之實。以言英、瑞：英國深信代議政治能宣達民意，故不復採用創制複決等制；瑞士不然，除中央設兩院制之議會外，其八十九條中更有規定曰：

「聯邦法律得經三萬公民或八州政府之要求，由人民表決，或採用，或否決之」。

由於三萬人之要求與人民之表決，乃能成為人民之直接表示，乃能成為直接民權之行使。吾人之意，亦願以瑞士為藍本，目前以國中各級議會暫時未能行使此項權力，自不失為人數較多之民意表示。更進一步，能以一二百萬人之簽名為創制之發動，以一二千萬人為複決之必需人數，再進一步，將四權推廣及於四萬萬同胞。此為直接民權之完全實現。

聞之國民黨人根據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堅持有形國民大會之制，因此便生出兩個問題：第一，立法院之地位如何；第二，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在今日有何用途。

第一，五五憲章之規定，國民大會為直接民權之間接行使機關，立法院由國民大會選舉，為治權機關。五五憲章中，雖有此兩機關，而其結果，則成會幕韓先生所說之國會失蹤。即國大之權，限於四權，不能議決預算，通過法律，討論政策，則議會之權非國大所能行使。以立法院言之，既為治權機關，自無監督政府之權，則堂堂一部憲法，竟無一個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之機關，謂為國會失蹤，誠一語破的之言。假令僅根據建國大綱第二十四條，而忘中山先生文集所謂國會，議會，代議制等詞句，吾恐此一部憲法即令通過，而其壽命將與過去之中華民國約法，憲法等。徹底言之，但有第二十四條之國民大會或五五憲章之立法院，決不能拿來代替民主國家中之所謂國會。

吾人不得已，乃有憲章修改原則中如下之規定：

「立法院為國家立法最高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之，其職權相當於各民主國家之議會」。

惟有如此，乃能使今後國家中央機構中有一個國會。

以下再答第二問題，國民黨中朋友根據第二十四條，堅持有形國民大會，此項國民大會對官吏有選舉權，對法律有創制、複決權。中山先生見瑞士與美國各州直接民權之制，欲移之以植於中國，以救議會政治之失。但吾國人口衆多，非瑞士與美一州之比，而且人民素不慣於投票等事，無法由全國人民效法直接民權之制。不得已而思其次，乃變直接為間接。然直接民權之所以可貴，在其為直接。即由各個人民直接表示，不假手於代議士；然後假託與擯斷之技乃無可施。今則國大代表由每縣選舉一個，是明明為間接民權，代議制度之假託等毛病，一切可以透映於其中。議會政

治下本有解散，新選舉等方法，以直訴於國民，今置之不探，乃反以間接民權之國大，超於立法院之上而為其發露指示機關，真顧複雜而不求單純，真願疊牀架屋而不願單刀直入，請藉此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以矯議會政治之失，其可得乎。

吾人為選舉總統機關之單純計，已將政協會之修改原則，再加以修改，即選舉總統仍採用有形之國民大會，此為各黨派對國民黨之大讓步。倘若再進一步，欲將有形之國民大會，行使其他創制複決二權。即對於立法院得創議立法原則，對於立法院平日之成績可加以批判，再有提議加上聽取政府報告之權者。

吾人以為直接民權與代議政治為兩個統系，雙方雖可相濟為用，但不可使甲方居上為乙方居下之批判機關，尤其不可以間接行使之直接民權來補救議會，因為間接民權即為代議制之一種，何能駕乎立法院之上，為之創制或複決。既採代議制之立法院，苟其成績不滿意，應從選舉法之規定，議員資格，舉行解放與新選舉等以圖改良，必使議會制度先澈底施行，然後始能收議會制度之美果。議會制度之來源為選民，先信任選民，改良選民，予以表示意見之機會，則選民自能以種種方法將其意見影響議員。倘不採用此種方法，而先立下一個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機關，其為代議制則同。專以創制權乎，即明明告人以立法院議員之見解或有不周，專以複決權乎，置立法院背後之選民於無用之地，專以聽取報告之權乎，一旦彼等有發言批評政府者，將何以處之。倘仍以之提交立法院處置，則國大雖設而實等於無，其聽國大自身之議決而不理，則國大議決絕無裁制之力。凡此難問題，皆由於立法院與有形國大之並存而後發生。故吾之愚見，以為有形之國大，應以選舉總統修改憲法為限，不必另有任期，另有職權。選舉總統之日即為召集國大之年，待之事畢，即行解散。憲法修改之際，亦復如此。倘若不然，兩機關並存，一方立法院行使普通之法權，他方復有間接行使四權之機關，兩者同屬於代議制，於甲代議制補救乙代議制，不如將直接民權暫限於縣政，俟之將來，再行實施。甲代議制既不肯澈底施行，（如舉行解散與新選舉）同時復賴乙代議制為補救之資，同為一國，同為一民，同為同一程度之人民，由此同源選出之兩個代議機關，謂能矯正議會之失，吾人竊未之敢信。凡此皆為國家大計之憲法着想，初非有放

棄中山先生遺教之意。但以為在代議制尚未圓滿運用之日，將四權之行使，於憲法中作為一種規定，不必限日施行，庶幾四權之制，待諸人民能力增進之際，再付實施，或有大放光明之一日。

本刊啓事

本刊向為民主主義者之公共園地，十五年來曾先後在北平、漢口、重慶出版，茲由渝移滬。同人能力棉薄，尚望讀者一本過去愛護本刊之盛意，隨時指教是幸。此啓。

下期要目預告

歧路中的出路

李惟丞

從派遣留學生說到外交官的訓練

白旭

從人民立場批評五五憲草

費青

人性和機器 (續完)

費孝通

邱吉爾的祕密演說

盧淑譯

論國風與黨風

白旭

自從對日戰爭勝利結束以後，一部份的人又養成了一種新的脾氣：不願意，簡直是厭惡，看見攻擊現實，揭發罪惡的文字。對於這一類文字的作者認為是「無事生波」，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朝外，「傷害了自已的民族尊嚴」。這一種新的脾氣的養成，與官方的或半官方的理論指導階層似乎（請注意似乎兩字），多少有點關係。

我們祇須根據極普通的常識便可以知道：凡是最怕看見攻擊現實的文字的人，都是在現在最頭得有聲有色的一批脚色，（如接收大員之類），最怕揭發罪惡的人他自身便是罪惡的創造的能手。紅樓夢上的尤氏不是因為心裏有鬼所以才和四姑娘吵嘴嗎？

可惜的是，現實總是令人太洩氣，更可惜的是看見攻擊現實，揭發罪惡的文字而生氣，厭惡的人又不肯掙氣。筆者腹中雖有一篇「擬雅」以頌當今文王周公之德，終於無由發表。無已，只有仍寫一篇令一部份人頭痛、厭惡的文字。

請略一論國風與黨風。

在今天，一班舊式的士紳已經完全失去了求了解當前的複雜事態的勇氣。惟一的辦法便是國軍來了時竭誠歡迎，共軍欲去時依依惜別。其實心裏都滿不是那回事。他們是在用一種下等娼妓的方法維持自己的生存。最難處理的是國軍將來而未來，共軍將去而未去，或是國軍已來而又去，共軍已去而又來，這一班可憐的士紳便格外手足無措。他們永不會覺悟到他們應該團結起來，正視現實，了解現實，既大家都是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公民應該有一個公同的立場。根據這個立場向有實力的國共兩黨要一個切實的保障。在國共兩黨鬥爭最白熱化的地段，他們因為不知道明日之域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他們不敢表示他們歡喜國民黨，更不敢表示他們歡喜共產黨。委實他們也不知道應當歡喜誰。

在全國大部份的城市裏，地方上的勢力依然是據在這一班舊式士紳手裏，由於這一班人的不爭氣，不成樣，不智不勇，拘在因襲的傳統的小天地裏，沒有適應現世界的新鮮技能與知識，造成了某些地段的有實力者的過分壟橫，侵犯人權。

中下階層的一羣是被生活壓得抬不起頭，喘不過一口氣。他們表現出來的姿態是卑下，懦怯，在古老的封建傳統之下，他們是久已被人遺忘的一羣。假如我們能耐心和他們談一次親切的家常，知道他們有些什麼希望，有些什麼要求，怎樣一件事使他們歡喜，怎樣一件事使他們煩惱，會使你起一種異樣的感覺。當然，高高在上，秉國鈞衡的人不會有閒暇及此。好官豈為此輩而做。自筆者看來，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階層存在，實在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

貴官要人表現出來的作風是奢侈，荒淫，說不盡的一切，一切的說不盡，卑污苟賤，罪惡浮於宇宙。已經爬上了高枝兒的，儘量的混水撈魚，沒有爬上高枝而身在圈裏的在等着機會爬上去。一切都和東漢晚明沒有兩樣。外戚依舊是外戚，權臣依舊是權臣，清客依舊是清客。差幸少了一樣，宦官，但今人畢竟不讓古人，也多了一樣，特務。

這便是今天的中國。

總括地說一句，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是生在世上。「生」必需有生的意義，有一付嚴正的態度以求生的意義的實踐。這樣，才能一代一代的恢宏廓大下去。這樣，才說得上民族的尊嚴。這樣，才配在世上活下去，也

才能在世上活下去。「活」不是一件容易事。惟有永遠自強不息地在追求生命意義的人才配活，也才能活。否則天災人禍，優秀的異族都有消滅你的權力。我們的先民都知道這個道理，蘇聯美國也都知道這個道理。我們的貴官要人是胡混，我們的士大夫們是悲慘地鬼混，以求苟活，大多數的中下階層是在寶命的死挨，希望有一天，命運的奇蹟會把他們從極深的坑裏拔到三十三天之上。天曉得，這日子什麼時候會到來。

這便是今天的中國，朝野上下，如是如是。

不主張媚外的，要維持民族尊嚴的有良心的中國人，請拿起點勇氣來正視這個現實。

在今天，有較少數的一羣，這一羣，包括各大學肯努力的教授，大學生，自由文化人，各種理論研究者，他們有熱情，有理智，從各種不同的路向去追求真理，他們比較沒有偏見，有生的勇氣，所以還敢說老實話，他們一方面肯定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肯定認何一個個人或團體的存在。因為凡有生的勇氣的個人或團體便都有活的權利。但是他們到處碰壁。到處被目為怪異。

自己失去了生的勇氣，在卑污苟賤地胡混，悲慘地鬼混的人一定要把這較少數的一羣也拖下水來，祇許你混，不許你嚴肅地求生，光輝地求生。這不是一件可以用理智解釋的事。

在這裏，存在着這個民族的當前的嚴重危機。

以上略談今天中國各方面的風氣。宋子文院長說得真對，不了解過去便不能明白現在。（見宋院長在二中全会報告）。風氣之壞，實不自今日始。

風氣所以壞的根本原因，由於統治階級厭惡民衆有知識，厭惡民衆有思想，用盡心機，用盡方法，使人民愚如鹿家，馴如綿羊，惟有愚如鹿家的人才能够馴如綿羊，這樣，統治者便可以高登大寶，永無後世子孫之憂。這樣，便窒息了文化的生機，傷害了民族的健康。

這一種統治方法，以明朝的統治者玩得最出色，最內行，而繼承她的滿清皇室便很聰明的繼承了她前人的統治衣鉢。

本來都是愚人的農工商賈，當然談不到用政治的力量來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原本不愚的學士大夫再要便他們返歸於愚，這也是一件不易辦的

事。於是乎便發明了八股。

八股的發明不能不承認是統治階級的天才的最高成就。在今天，雖然滿清皇室已經推翻，八股久已廢止，四十歲以下的人大概都是祇聞其名而未見其面，更年青的一輩或多已不知道牠的名字，但是八股依然在流行而且還很有勢力，牠已經與世推移，搖身一變而為「黨八股」。

統治者萬變不離其宗，這一件衣鉢真傳的武器永遠不肯放棄。

黨八股不滅，文化的生機不得昭蘇，民族的健康不得恢復。

其實，終明清兩朝的統治，我們祇須隨便打開這時代有名的文集一看，除去了已經顯達的御用學者不肯說，村學究不會說外，稍有才氣，稍有識見的文人都清楚八股是怎樣一回事而深惡痛絕。但清楚了而深惡痛絕有什麼用呢？統治者在政治上已成功了的穩定的局勢。「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必談漢唐」。根據這個自明的第一原則，便更不用什麼其他理論的解釋了。你不就範，「那個給你官做」？馬二先生的話說得何等明白。不得一孝廉，不得一官，便「不得與那縣有司分庭抗禮」。（明文人文南英語）。

不給官做，還不能够以絕對的優勢窒息文化的生機，傷害民族的健康，因為還有有志氣，有思想的文人不慕虛榮，企圖在統治者的政治勢力範圍外造成一個文化人的勢力。你提倡你的，我自做我的。還有力氣有才智的文人在很年青時騙得了功名後再來幹真正的文化工作的。於是便來幾次大規模的屠殺。罪名呢，無非是思想不純正，接近奸匪，（不知道當時有沒有）。統治者是法令的製作人。他要說你有罪，你是非有罪不可的。

結果，在這樣利誘，恐怖，雙重政策之下，統治者毀滅文化的文化政策成功了。不怕沒官做的人說然還多，不怕殺頭的畢竟是少數。有志氣，有思想的文人也只有俯首就範，有力氣，有才智的文人的多餘的力氣也只有玩玩骨董，考考明堂了。

結果，造成了思想的疲乏，風氣的消沉；村學究和御用學者的大量的產出。謬種流傳，以至於今，不絕。

可惜而可悲的是無論統治階級的手段怎樣高明，統治階級的用心怎樣狠毒，但是有一條極簡單而顛撲不滅的真理他們沒有看見，原來在普遍的摧殘文化，毀滅文化的不合人道，不合天道的政策成功之下，他們自身也

如何消除國際間的焦急情緒？

孫實毅

第二次世界大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在十個多月以前，聯合國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贏得勝利易，贏得和平難」，當時不過是一批先見之士的隨便說說的話而已，殊不知他們的話却不幸而言中了。我們放眼環顧整個世界的大局，我們不必諱言的直認，不但毫無好轉的希望，並且越來越見緊張。「侵略國家」，「不惜戰至最後一人」等等令人戰慄的殺氣騰騰的名詞，好像又司空見慣的出現於報章上面了。人類的本性是好戰的嗎？人類的歷史，必須要用血來寫嗎？所謂原子能時代，是要人類回到原始時代嗎？

這一切的一切，除了一般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外，又除了一般有意促成這種可怕局面來臨的人外，大家都不免發生一種焦急的情緒。

「每一次大戰之後，都有一個反高潮和迷惘的時期」，這句話果然說得很得體，很漂亮，但是我們總認為，負世界局面的政治家應該對此有些責任感才是！這個反高潮和迷惘的時期，是天定的嗎？是必然的嗎？如果如此，我們當然是無話可說。抑是由於人事之不咸呢？換言之，由於政治家的無能，是由於把舵者的不能掌握方向嗎？大亂之後，必有凶年，全世界普遍的飢饉，是世

界所以騷亂不安的原因嗎？中國古訓有云：「持盈保泰」，那末，世界的不安是由於某國的貪得無厭嗎？或是由於某國的不善於運用其權威嗎？中國又有一句話：「已立而立人」，這樣說來，世界的糾紛，是由於某國的急於恢復或堅決固守其帝國生命線嗎？「物必先腐而後虫生」，這是由於號稱五強之一的大國，自己內部不爭氣嗎？上面所說的，雖然都很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謂某國某國，實是指蘇美英中而言的。

上次大戰與這次大戰的結果，有一個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這次大戰後，全世界的力量集中於二三個國家身上。戰勝軸心國，由於這二三個國家，維持今後世界和平，亦由於這二三個國家。再說得清楚一些，今後世界是否安定，完全看這二三個國家是否能夠和好相處，假使這二三個國家之間本身時時動肝火，鬧意氣，爭利益，我們可斷言世界就永無安寧的一日。美前任國務卿赫爾於三月十一日發表的宣言，真是一語道破其中的祕訣：「美英蘇中法五大國間的關係，尤為重要，各該國間如不能認識其共同福利，則將引起不可名狀的禍患。」

和被統治者一樣越變越蒙昧無知。清朝末年的那些親王大臣的童叟一般的見解何等令人駭異。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士大夫而又兼貴官身份的大學士徐桐，（好像記得是他，如果不是他，當時總有一位和他差不多的寶貝）居然敢否認英吉利夷，法蘭西夷的存在。不幸的是這些鬻夷自經他否認之後，却到今天依舊健在。古西臘的一位不識相而被處死的老頭子蘇格拉底會說過一句話，「知識即道德」，這句話直到今天依舊是真理。由於朝野上下的蒙昧無知，結果是朝野上下的道德破產，紀紀廢弛，風俗頹敗。更不幸的是你這裏知識破產了，道德破產了，一向被你鄙視為蠻夷的異族偏不讓你昏頭昏腦的胡亂鬼混，她們居然都以優秀民族自命，有的要來消滅你，有的又以菩薩心腸自命，要來超度你，教化你。於是乎朝野上下，七嘴八舌，大嚷大叫，鬧得翻天覆地。

可是雖然急的慌，鬧得兇，却祇有很少數人肯前後後的細心深思一番。雖然宋子文院長也曉得沒有過去便不能有所在，但是他所謂過去，大概祇指他當行政院院長以前，中國因抗戰經濟已經破產的過去。因為他是高等華人的原故，未必知道這樣長遠的過去。

自推翻了滿清建樹了名不虛傳的中華民國，自推翻了北洋軍閥建樹了以黨治國的中國國民黨黨國，三十有餘年矣。除了皇帝兩個字換成總統，總統換成執政，執政換成主席，統治階級的實質並沒有變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沒有變化。

近來各報章雜誌有不少關於揭發國民黨政府

的繁榮。當然對於世界的理想國，各人會有一套美麗的夢境。然而不可否認的，在目前局面之下，各自的私人福利，把共同福利遮蓋了，有如烏雲的遮蓋了白日，這所以有人描寫目前世界局勢為陰雲密佈。

以地中海上空而論，英蘇兩強的私人利益在互相消長和激盪之中。蘇聯正向英國在地中海的生命綫壓迫，「想要切斷英國的喉管」。英國雖經過此次大戰後，元氣大傷，實力大減，但又不得不為生存計，盡力掙扎。英國仍想把地中海成為英帝國的海，所以希臘不肯放鬆，義大利的和約必定要能滿足她的願望，因之迄今還沒有下筆。從地中海的東口至西口，隨處發現了英蘇互相衝突的接觸點。我們只願提出幾點舉世大者。

東口的波斯灣的伊朗，最近局勢的嚴重達到頂點，據國際銳利的觀察家看來，其主因是由於伊朗的油田，伊朗政府與英美不予蘇聯的態度，蘇聯是不能忍受的。再過來是土耳其問題，蘇聯要求控制韃靼尼爾海峽，以便打通從黑海到地中海的出路，駁駁有進窺蘇土運河的趨勢，換句話說，不管蘇聯在英帝國生命綫的中間插下一刀。再過來是希臘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問題，蘇聯對英國控制希臘，及英美的扶持保加利亞右派，已有所指責，但英國却不能不防蘇聯的勢力，以間接的手段，很便利的達到地中海北岸。西口的直布羅陀港是英國的壘壘，但其四周的空氣，使英國精神上感到觸促，左傾的法國正在竭力促成一個左傾的西班牙的出現，而直港對岸的湯吉爾，是蘇國與共管，蘇聯是在管制國家之列，不是蘇聯在英國地中海第一重門戶的附近，已經獲得了

踏脚石麼？

再以太平洋上空而論，管制日本問題，韓國自由獨立問題，以及東九省問題，美蘇和中蘇間的融洽關係，我們能夠說得上稱為無關麼？

就是邱吉爾認為如膠如漆的同屬盎格魯薩遜民族的英美兩國，他們之間也真是毫無問題麼？我不信也。美國一般輿論，不願全然接受邱氏英美聯盟的建議，而頗懷疑英國不脫帝國主義的舊習氣，就是一個明證。我們且不說今後兩國對於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競爭。

一家人之間，有時尚要吵架，何況國際間的各國本來並不是一家人。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發生公開而猛烈競爭，不是一件頂可怕的事，最可怕的事倒是大家沒有善意和不肯妥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系，是可以並存於世的，說兩者之間，不會發生競爭性的衝突，我們不可信，但是若說非爭個你死我活，我們亦不可信。極右的保皇黨和極左的共產黨在國會中本可以同坐一堂，和衷共濟，協謀國是，那麼為什麼在國際間就不能如此呢？自己的立場和利益，不妨堅持，但態度應該是光明磊落，不以武力作為工具，不以威脅作為手段，只要大家認定共同的福利，努力為大家獲致平等的公道，不容任何國家享有特權，不容任何國家獨霸世界，那末，天下決無再發生第三次大戰的可能。

聯合國憲章，我們應該支持，憲章所產生的聯合國機構，我們應該讓他健全長大。我們不妨把聯合國機構，在初階段作為發聲和簡意見的場所。譬如說，蘇聯可以責問美國保持原子彈秘密是什麼意思，是否用來對付蘇聯，使蘇聯就範

的罪惡，各地方人民通信裏一片慘絕人寰的哀怨的呼聲裏充分地說明了國民黨軍政大員的聚斂橫暴。國民黨軍政大員的種種驚人舉動證明了各種報章雜誌的揭發不是惡意中傷，人民哀怨的呼聲不是無病呻吟。但是筆者願意替國民黨護護一下。本來已是一個知識破產，道德破產的民族。文化的生機久已窒息，民族的健康久已成了問題，有一部分國民黨的罪惡，都是這個民族固有的罪惡。國民黨最不幸，而又最幸運的得了政權。有權有勢的人作惡的機會特別多，作出來的惡也特別大。

這一個辯護必須提出，這確是一件事實，筆者親眼看見有不少人，一提到黨官，黨將，黨棍們的升官發財，生擁「五子」，紮袋拖青的情形便不免垂涎三尺，便可以斷定：這班傢伙如果登上了台，未必強似那班傢伙。最不幸而又最幸運的是：他們無權無勢。他們也是滿肚皮的罪惡，祇是沒有作惡的機會，作出來的惡也不能過大。

不過這一個辯護不能怎樣有力。由於黨紀崩壞，黨德蕩然而加深了固有道德的破產這也是事實。「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傳統的古訓。今天的統治階級是國民黨，是所謂今之「君子」，今之「君子」是如此這般，將先生的新生活運動是不是能收到一點微細的效果是很值得懷疑的。在這一點上，筆者覺得資兼文武，雄略過人的蔣先生是頗有一點「知其不可行而提倡之」的默氣的。

黨風與國風交相激蕩，互為因果，交相影響，造成了今天這一個「偉大」的場面。好似兩個奧皮匠，這邊的臭氣薰過來，那邊的臭氣薰過去

！美國和英國也可以嚴詞責問蘇聯：「你所說的任何威脅，任何新式武器，不能使蘇聯屈服，蘇聯以堅定的決心，設法完成其合法而必要的目標」，究竟是些什麼合法而必要的目標？大家應該推誠相見，把所要說的話說出來，我們相信不難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當然，其間會發生許多困難，但是愈困難，愈見工作的重要和神聖。上月十四日在倫敦閉幕的聯合國大會，雖然美國某一評論家批評它好似一間沒有裝置水電的廚房而就燒起飯菜來了，但是英蘇兩方代表坦白激烈辯論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稱頌的。而美國在大會中，有時遷就蘇聯，有時支持英國，雖有人譏笑美國外交的矛盾，但其自知居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抱慎重的態度，亦是值得我們稱頌的。總之，雖然伊朗，希臘，印度尼西亞，敘利亞，黎巴嫩等問題，都沒有澈底解決，但是假使我們接受阿特利先生的說法，公開辯論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並且是保障自由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不承認倫敦聯合國大會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問題是在經過激烈辯論後，是不是不傷感情，是不是得到了解決的途徑，從近來國聯局勢的日益險惡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倫敦聯合國大會是失敗了。

目前的事實，很明顯的放在我們眼前，聯合國機構不能直接解決兩大國間的爭端，至於小問題，如第五強之一從中作梗，聯合國機構亦無法解決。在舊金山會議制訂聯合國憲章的時候，大家擔憂新國際機構將由強國把持，而目前的擔憂倒並不是如此了，所擔憂的是強國本身亦並不十分團結。世界普遍的焦急情緒，即由此擔憂而來。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機構的中心，定於三月

二十一日在紐約開會。我們希望各理事國馬上把這種焦急的情緒消散，而變成一種祥和的情緒，則真是人類前途的幸福。而聯合國機構亦從此可以挺立起來了。如果安全理事會沒有解決各項問題的把握，我認為還不如當事國間先行協商的好。因之，有人主張召開三巨頭會議。巨頭會議是這次世界大戰中的特色，如大西洋會議，如卡薩勃蘭卡會議，如開羅會議，如雅爾達會議。此種會議有其好處，也有其壞處。好處在直接了當，項項在易於失事的關鍵，如雅爾達之秘密協定。巨頭會議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在於巨頭之是否够得為巨頭。大體而論，這與國家的性質有關，愈民主的國家，由巨頭獨斷擅行似乎愈成問題，但用這種方法來決事行事似乎愈可取，民主程度較差的國家，由巨頭獨斷擅行，似乎不成問題，但是否能代表全國的意見則值得我們研究。

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巨頭會議，可謂集巨頭會議的大成，此次大戰所以能够安全渡過，我們不能不感謝這三老。但是此景已不可再了。羅斯福已作古人，邱吉爾亦已作在野之遊客了。屹然猶存者，惟史太林而已。代替羅斯福的杜魯門，剛直中庸，據他自己說，連夢也不想會做總統。代替邱吉爾的阿特利，學究味太濃，在工黨中的勢力本來不及貝文與莫理遜。他們兩人決非史太林的對手，史太林知道過去巨頭會議的一切，當然亦是將來巨頭會議的能手。知道史太林的心事最清楚的恐怕是邱吉爾，所以邱氏在美國發表演說後，觸怒了史太林，當然史太林亦最清楚邱氏的心事。所以筆者認為如果開巨頭會議的話，阿特利可以請邱吉爾做顧問，陪他一塊兒去，以便與史太林對坐，細道短長。歷史是有機性的，邱氏雖在野，而參加在朝的有歷史性的重慶會議，何嘗沒有意義。因說到三巨頭會議，而拉雜談及，想讀者會原諒筆者的浪費紙筆。(三月十八日)

臭成一堆，分不出其間的邊際。

假如春秋之義應該責備賢者，國民黨似乎難免於平心靜氣的觀察家的嚴厲的譴責；國民黨不能忘記了她自己的身份，她是一個革命起家的政黨，直到今天，自她的總裁以至於下層幹部，都依然自命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以一個革命的政黨，上距辛亥革命不過三十餘年，上距偉大的中山先生之死不過二十餘年，在今天，她以加速度的衰老姿態呈現於人民之前，因襲了全盤的傳統罪惡而又加以深刻化，具體化！弄到人心既已離散，異議既已猖獗，仍然一點不知道悔過，不肯向人民謝罪，沒有悔過與謝罪的真氣，却依然有勇氣自命為一個最革命的政黨！

請每一個有良心的國民黨黨員平心靜氣的思想，還是民衆對不起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對不起民衆？

今後無論如何，已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了。變則通，不變則死。不是一個應該變，不應該變的問題，是國民黨自身存在與死亡的問題。今後的人民是必然要站起來，這也不是一個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是人民的存在與死亡的問題。假如國民黨真還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她不能眼裏祇看見幾個貴官大賈，她應當代表更廣大的人民。冰炭不同爐，爲了代表更廣大的人民，請她把這些害民之賊的貴官大賈一齊從黨裏清出去，沒收他們的非法財產來減輕人民的負擔，將暴徒流氓也一齊從黨裏清出去，誰能想像一個代表善良人民，爲善良人民所擁護的政黨要這班傢伙幹什麼？一個國民黨黨員在二中全会裏說：「救國必先救黨」。這句話頗易令人誤會。但既不知道他下文說些什麼，不能輕率批評。如果說「治國必先治黨」，便似乎比較沒有過失。先使黨風清肅，而後再來爲民師保。

這話再說下去筆者便不免也有點發氣了。

略論國風與黨風畢。

人性 和 機器

費孝通

在這裏似乎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甘地要印度人走的，若是大家不穿洋布，土布不還是可以維持，農村手工業也就不致崩潰？甘地是從人性出發來解答東方的共同問題。我們自然同意這是可能的，但是用道德力來控制個人慾望，因而控制經濟至少需要修養的人才能做得到。從一般人民說似乎是要太過甚。第二條路是吳景超先生等所提倡的以中國新工業來吸收農村人口，使農場面積擴大，使農民可以專靠農事謀生，使工業可以從農村裏抽出來，然後加以機器化，達到現代水準。這自是比較合理，而且也許是最基本的出路。問題是都市工業能吸收人口的力量有多少？以美國農民的例子說，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比例改到四十多，曾費了六十多年工夫。我們不敢希望中國工業擴張的速率可以比美國大，我們人口的数量開始就比美國多好几幾倍，我們的人口增加率可能在最近五十年中超過美國，這許多條件放在一起，大概在一世紀裏不容易實現這條出路裏所給我們的諾言。

這兩條路若覺得困難的話，我們祇有承認手工業在戰後經濟計劃中所占重要的地位了。我們要安定民生，絕不能抹煞手工業的存在。同時也不能讓手工業自生自滅。他甚至將要成為經濟計畫中的一個很缺乏彈性的項目，其他的項目應當和它取得調適。一方面我們得顧全傳統工業的分散性質，一方面我們又得顧全它技術的落後。工業不能很快和全部的抽出於農村，同時又要使分散在農村裏的工業在技術上逐漸現代化，脫離純粹的手工人力基礎。這是我們戰後初期的經濟建設中一個極費考慮的問題。

三

我們主張把機器逐漸吸收到傳統工業的社會機構中去，一方面使農村

經濟得到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使農村工業因機器及動力的應用而得到逐漸變質。這種主張固然是爲了目前中國經濟的現狀而擬下最可能實現，亦最適應當時須要的對策。若遷就事實是這種主張的惟一理由，那祇是一種暫時性的過渡手段罷了。我們覺得這種主張還有更深的理由。它不但是切實的設計而且是理想的設計。我們說過，在這時爲中國謀經濟建設的人心裏一定要明白，西洋雖發明了機器，可是還沒有發明利用機器來促進人類幸福的社會機構。我們千萬不可在這方面妄自菲薄，覺得世界上祇有英美式或蘇聯式的選擇。社會機構不像機器可以過了洋不變質。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長出來。利用機器生產固然會影響社會機構的方式，但絕不會祇限制於一種社會方式。目前利用機器生產的國家就有不同的社會方式可以作證。我們可以輸入機器，可是也許絕不能輸入社會方式，社會方式是要自己創造的，要在人民的習慣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種社會制度。我們主張在舊的傳統工業的社會機構中去吸收西洋機器生產，目的就在創造一個非但切實，而且合乎理想的社會方式。

在這裏我們得放開眼光看一看機器發明之後西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變遷，在一百多年來，產生了多少重大的流弊，我們可以從人和機器的關係及由應用機器而發生人和人的關係兩方面來看。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人利用自然資源滿足生活的活動；一個正常的經濟必然要以人爲主，人有他的尊嚴，人有他的目的。可是機器的利用發生一種反客爲主的現象。從一個在機器上做工的人說，他的活動是在服侍機器。現代機器的發達，尤其在大規模的工廠中，勞工對於機器活動的目的已經不能明白，不必過問，甚至連機器活動的原理也可以不問，他祇要的

層層規定的動作中去和機器配合就夠了。這是機器文明中的一個極重要的發明；發明了生產活動，人和機器都在內，可以合理的配合起來，在最有教的方式中進行，人的活動可以規律化到和機器一般。這種把人的活動隸屬到機器活動之下，是一個現代的觀念，在這觀念中會創造了空前的效率。可是人畢竟是人，在一個人類發現自身的活動沒有了目的，成了另一個入或另一個東西的奴隸時，心理上必然會有裏心的反感。哈佛大學工業研究所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發現了現代工業裏的工人心理上易於疲乏和社會易於發生不安的基本原因就在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反感。

一個人的健全生活須有一個生活上各部的配合。這配合靠一個綜合各種活動的目的。在現代機器生產中，因為機器的龐大發展，自身有了一個生產的目的，根據這生產目的配合了機器和人的活動。為了求合理化，參加這活動的人把他們一部分的活動，在被雇的一段時間中，在整個生活中分別出來，隸屬於這個超出於他所關心及所了解的生產目的之上。當然，每個參加生產活動的勞工都有一個參加的目的，如養家，如得到較高生活等，但是這些個人的目的和生產活動的目的却不相符合的。從生產活動本身講，缺乏了一個綜合的目的；從每個人講，生產活動成了達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手段本身缺乏了熱忱和興趣。於是為了生產目的去配合機器和人的活動起見，不能不用消極的動機，定下各種規則，甚至以工資的升降，和失業的威脅，加諸勞工身上，使他們不得不出售和交付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從事於不感興趣的任務之上。現代工業為了生產過程中活動的配合，犧牲了參加這活動中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這些人失去生活的完整，不但影響到生產活動的效率，而且因而發生個人人格的失調，和由這些人所組成的社會的波動和不安。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

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學者們業已指出這個制度中的基本精神並不是從人本觀念上發生的。造成資本主義的固然出於生產力的膨脹，使人能在消費之餘累積財富為再生產之用。可是若是生產的目的終究是在人的享受，則資本主義終必受限制。資本主義能無限發展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本身是目的；生產，再生產，使經濟活動的動力脫離個人享受而入於財富的累積本身，使利益成為決定生產的樞紐，推其極，使生產工具控制了人。在資本主義中與其說生產工具是私有的，其實不如說生產工具是自有的，

因為擁有生產工具的私人並沒有支配他的力量，他是向着累積的方向而活動的。人和機器的失調，人和機器的成為奴隸和主人的關係中才發生真正的資本主義。

機器不再是工具而是利用人力的主人，人才是機器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中，人和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失調。很多人認為現代工業中人和人的失調是表現在階級衝突中，其實所謂階級的衝突不過是人和機器的衝突。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並不像中世紀的封建主為了自身生產的享受來剝削農奴，他在勞工身上獲剩餘價值並不消費在奢侈的私人享受中，而是被吸收在再生產的資本中。（正統的資本家是一個為資本服務的忠僕，絕不是一個執鞭子弟。）在機器文明中所引起人和人的失調最嚴重的是在參加生產活動的各分子之間。

機器成了控制人類活動的主體時，因為機器活動的方便，移動了人的位置。當機器活動利用蒸汽的動力時，各部生產機的位置必須靠近發動機。於是服侍機器的人也必然集居在發動機的附近。這樣在工業興起過程中發生了百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在表面上看來，那摩天高樓，那如梳的煙囪象徵了現代文明的發達，但是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去，人類墮落了社會生活解體的危機。人不能單獨生活的，在單獨生活中人會失去生活的意義。人之所以生活是為了別人，沒有了對別人的責任，自己的生活的意義就會消失。這就是說個人人格的完整需要靠一個自己可以擴大所及的社區作支持。自從機器把人口反覆輪動之後，它集合了許多痛癢不相關的人在一起工作。在他們之間祇有工作活動上的聯繫，而沒有道義上的關切。現代都市中住着的是一個個生無入疼，死無入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儘管熱鬧，可是在每個人的心頭有的是寂寞。他們可以有一個表面上複雜的共同秩序，可是並沒有一個內心相契洽的共同目的。機器文明把社區生活的完整性消毀了。無怪法國的社會學泰斗李泊蘭和涂爾幹要稱這種沒有宗教，自殺率日高的都市生活作社會病態的例子了。

我們還沒有害過現代文明病症，在局外祇看見他們飛機飛得快，坦克上的大砲射程遠；我們可以羨慕倫敦片刻鐘變圓場，紐約百樂大道的燈光明亮，可是我們應當問這些「偉大」象徵的背後生活着的人有什麼感覺。那些正在夢想在五十年十年之後可以趕上西洋工業的人，怎能了解為什麼

邱吉爾的祕密演說

盧淑譯

邱吉爾——這一代偉人，把驚濤駭浪的大英帝國，拯救了出來，當他拜任首相的時候，正是納粹德意志最瘋狂的當兒，祖國的命運，好比秋風裏的枯葉，然而運用了他外交，政治的天才，非但化險為夷，畢竟還獲得了最後勝利，我們能不頌讚這一位在反納粹與反法西斯帝陣線裏有功的偉人嗎？然而最近訪美，在美國的幾次演說，使從戰爭的血海裏，喘過一口口氣來的世界，世界上每個人都驚駭，似乎又先天地開到了些微的火藥味；然而各方的反應，却都極響亮，不過伏打是打不起來的。或人說，邱吉爾的這次說話，未免太率直了一點，簡直帶些「古典式的外交」姿態，不過這話語是很難相信的，我沒有意思說這種人的批判，由於邱氏投意或別有作用，但至於是對於邱氏的認識不夠；試看戰爭初期，國際的情勢，固然有著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個明顯的陣營，但是在美國還未參戰之前，那時的猶疑複雜，微妙艱難，並不亞於今日；例如希特勒的幫手赫斯，隻身飛赴蘇荷蘭，擬與英國單獨媾和，從當時英國險惡的環境看來，很可能讓英德和議的，然而她却一點兒也不理睬，相反地，把策者赫斯氏囚禁了，成了戰時的俘虜；另一方面魯電史大林：報告一切經過情形，因此贏得了蘇聯的無上信任，後來和美國並肩作戰，更是水乳相溶，這些：在都顯示了邱氏決非古奧的外交家，而是成熟了的政治家呵！至於最近在美演說，我不願有什麼批評，僅僅有一點，大家知道的一點，却值得於此提起的，就是英國人民沒有因為他是這次大戰裏為祖國出力的個最大功臣，而仍謹保守黨繼續執政，相反的，要注意納粹崩潰，連英總理投降後的德國各國問題的波茨坦會議沒有讓他的終席，就因落選而下去，要特殊的就是英國人民的政治常識，和他們的一般見解，都是很高，而非我國所能比擬；那麼邱氏的為人，奧夫在世界潮流中，昂着怎樣的態度與地位，也無庸多問了。現當邱氏從美返國，在美國的演說，竟並未得美國——就不說全世界吧——一致的擁護或後援的時候，介紹一篇「關於遠期」的邱氏底祕密演說，多少能幫助一些國人認識這一代偉人的更好些吧。

這篇演說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也就是聯軍交陸北非後的二月另兩天，在下議院祕密會議時，為各方責難和維希政權第二號首領，那個與德國有密切連絡的達朗上將，有所來往的答辯。英國下議院的祕密會議，在戰時是經常舉行的，開會時特別另派崗衛防士，所有出席人均均經嚴密監護，場內除出席議員外，不許任何人駐足，而每一議員，均須照國防法宣誓，絕對不洩露祕密，請向維邱氏有一份，所以當時外界完全沒有任何的消息與猜測；今年二月忽然在美國的生活周刊上披露了。（注意：生活周刊的老闆是亨利·路斯），據生活週者說，是邱氏交下發表的，而版權則歸時代公司，（按時代公司即發行「生活」與「時代」的出版界大組合，都係亨利·路斯所有）不許他方傳載。英國前任首相的重要演說，不在本國發表，而讓給美國富有的時代公司，難道也是生財之一道嗎？

寫這篇演說，以表明我譯邱氏演說的一些意思而已。——盧淑。

會有威洛克一樣不知趣的人警告我們，要我們不要被這些西洋機器文明的外表迷了眼睛。威洛克這種警告乃引起了不少反駁的，言論那是可以預測的。沒有受過西洋機器文明苦處的人不會接受這些警告。可是既有這種警告，至少也該使我們定神想一想，機器文明也許並不會引領我們上天堂的罷。

四

我們指出機器在西洋對於個人對於社會有它的罪過，並不是想抹煞它的貢獻；機器的貢獻大家是熟知的，它把人民的生活程度提高了，它把國家的實力強化了。我們在這裏不必多說，同時我們要聲明的，我們儘管承認機器文明有它的流弊，我們並不因噎廢食根本不要機器。西洋人利用機器發生的流弊病症正可以給我們東方人一個借鏡，使我們利用機器時可以及早防範。在這裏讓我們重複說一次：利用機器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方式，並不是一定要走西洋朋友所走過的舊路一成不變的。

若從機器文明的弊病上去和傳統手工業相對照，我們即可以發現機器文明之短正是手工業之長。手工業中人和工具的關係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間充滿著夥伴精神。再說得深刻一些，一個手工藝工匠十分愛護他的工具，因為他明瞭祇有從他的工具裏可以充分發揮他的手藝，表現他的人格。這是人對於物最正確的態度。人和物不是對立的，不像現代文明中，人和機器一般的隱藏着惡感；人和物是相成的，在人物裏完成他的生活。

（未完）

今天：我要把我們和美國在法屬西北非進行企圖的若干點，加以說明，關於法屬西北非，為了方便起見，我在幾個月前給了他一個密碼，叫做「託區」。

當我從莫斯科回來，在八月二十六日那天（按在莫斯科，邱氏係與史太林、莫洛托夫，和代表羅斯福總統的阿徹里爾、哈里曼會商——「生活原註」）曾經給羅斯福總統有過這樣的一個電報：

「我看這次的進行，最初的基本點是政治性的，我們要去獲得的第一種勝利，該是避免一次爭戰，倘使不能避免，那麼其次就去獲得爭戰的勝利，為了給我們第一次勝利最好的機會，應該：（一）在最初突擊的當兒，要有最大的驚人軍力，（二）突擊的地方，可能範圍之內要多，這和第九軍（法國北部在英吉利海峽旁的一線——盧注）那次完全不同的性質，那兒我們是抵抗德國的實力，和法國堅固防禦的海岸線，在「託區」我們遇到了最低劣的弱點，分歧的反對，和有許多顯著的地點，可以選作登陸的。冒險和困難將會因了延遲而倍增，並會遠超出於我們軍力的增補的；每個細節方面的審慎佈置，每個計算上都以安全為第一，以及顧到在長期進行中每個可能慮到的偶然的，不幸，縱使於理論方面這樣是值得讚譽，不過事實上會破壞這計劃的。

「為了減少軍隊將領們的責任負擔，我有這意見：就是你我該放下政治的數字記錄，而由我們去冒險；我的眼光以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一）為了「託區」，西班牙

不會和英美宣戰的；（二）至少要有二個月德國才能假道西班牙，或是獲得西國的若干供給；（三）法國在北非的抵抗，大部將是表面的，由於突擊與偶具規模的攻擊，就可使其顛覆，以後北非的法軍，在他們自己的將領下，會給我們有力的幫助；（四）維希政權不會和英美宣戰的；（五）希特勒將會對維希政權施以極大的壓迫，但是在十月內，他不會有力橫越法國的未佔領區，而且同時我們可以圍困他在帕得雷等處」。

上面預測的最後一點，是沒有對，因為法軍對於來佔領區的通越，沒有任何的抵抗，不過其他幾點，事實都給證明了，我所以要以引證這許多，是要說明在我們的聯合計劃內，是除策略外含有這要多的政治性，同時我們怎樣希望為了要減少流血，和失敗的危險到最小底程度，因此利用了他們後來在維希政權內任職的法人的幫助。在這種計劃的進行中，出現了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像我現在要述說的這位重要人物——達朗上將。我并不奇怪，達朗這一事，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騷動，而我高興去加以說明：這問題不在我們該問我們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現在怎樣的進行，而該是我們預備怎樣的進行，在戰爭中，時常不會有一事情都合人們的心意；和盟邦合作，有時可以發展出盟國他們的主張。從一七七六年以來，我們就是在沒有決定美國政策的地位中。這次美國遠征軍的力量，他們的陸上部隊最後比較我們的強二三倍，空軍比我們多三倍，比例地海軍是我們優秀得多，所以我們當然在每一方面舉出極大部份的組織和助力。雖然美國認為這是美

國的遠征部隊，由於美國總統的命令；并且認為西北非由於他們的戰爭範圍，正像我們看東部地中海的由於我們負責一樣。我們從開始就接受了這地位，而也在這種指揮下服務，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發言的普通權力，而我當然也和美国總統有極密切的接觸，僅僅是說，無論軍事或是政治的方面，我們並不直接控制這件事情的；因為公開的辯論論美國政策或英美關係，會引起極大的不良影響，所以政府召集下議院舉行秘密會議，祇有在秘密會議的討論中，不會召引到我們偉大盟國底反感的危險，和與法人關係的複雜化；至於法國人過去怎麼樣，現在總是抵抗德國的呀。

我沒有達朗將軍的事略，他正像我自己，是希特勒與賴伐爾憎恨的對象，除此以外，我和他並沒有相同的地方；不過這必須讓議院明瞭的，就是美國政府與大部的人員，和我們對達朗的感覺並不相同：他沒有「辜負」他們（按達朗曾違背了他一九四〇年的允許，未將艦隊讓渡給英國——「生活」原註）；他沒有背棄和他們的任何條約，沒有毀謗他們，也沒有虐待他們的任何人民，他們沒有過分的想到他，但是也沒有像我們這裏的憎恨與輕蔑他，他們大多數考慮他們自己兵士的生命比較法國過去政治的記錄多得多；而且美國曾培植過跟維希關係的最得機會，那是助我們一種很親密性質的；據我的意見，這也能扶我們一般底利益的，無論如何在維希的美國地位，好比對着那個天井給了我們一座窗戶，否則是不會存在的啊！李希上將直到最近是駐維希的大使，和貝當有密切的連絡，李氏總是利用他的勢力，避免維希變成德國的盟邦，或是當我們在奧地或達下，在敘利亞或馬達加斯加攻擊維希軍

未較戰時為低減。對內對外英國正面對一大堆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且不管這些問題嚴重性到底如何，問題重心是正像世界各國一樣，五年多的苦戰，大家心理上多少有些麻痺，人人希望能夠靜靜下來休息一刻，而偏偏這個休息的機會竟得不到。我想這種心情，國內人士決能夠親切的體會到，因為要是戰爭真是結束，首先應該看到的自然是士兵們趕快復員，各安生業，自然復員在英國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舉個例子來說：各個士兵脫去軍服之後，政府得發給他一套衣服（包括大衣皮鞋之類）政府決不能讓士兵赤着身子回家，在這數個問題未得完全解決之前，復員也就得隨之另作考慮。並且即使照目前退伍的效率來說，回家心切的士兵覺得太慢，而據德國佔領區的長官看來已經覺得太快。在這些長官的看法，戰爭並沒有完全過去。亂混的局面並沒有完全澄清。迅速的退伍使這些長官隨時在心驚胆寒。士兵既不能迅速的退伍，結果影響所及的便是戰時勞力的缺乏。說起來真使人不相信，在我日常來往的一個火車站上，負責一切的竟僅是兩位中年的太太，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她們忽而賣票，忽而查票，忽而打掃粉粉，忽而打燈傳訊。一個人不知要做多少人的事情。目前各公事房打字員的缺乏竟使生手都成為寄貨可居。大家去到倫敦乘公共汽車的現在還全是些年邁蒼蒼的老頭。每天報上，從頭到尾差不多均是找職員的廣告。到底英國人到那裏去，若是分折一下根據去年十月底的統計，在伍的軍人是四百五十萬，合共是八百萬，較之一九三九年二項有併為百萬的數目，那便是說英國現在還有六百萬人尚未復員，那

無怪乎勞力的缺乏了。勞力的缺乏一方面影響出口貿易的不能迅速恢復，另一方面便影響到生活用品的缺乏了。

我在這兒不願意指述英國生活的情形怎麼樣。人家生活的艱苦也許正是人家的偉大所在，舉個例子來說，我不知道到多少教授竟沒有錢，時常問學生現在是作什麼時候，原因是英國現在鐘錶店裏正有五十多萬個錶在等待修理，但是沒有零件，政府向瑞士採辦零件，瑞士政府偏要金鎊，才賣貨，為了不願金鎊向外隨便流出，政府也祇好讓人民暫時沒有表了。現在英國的政策就是想國內來緊縮帶節省，竭力對外貿易身上來找出路，現在英國國內所看到的附有（c.c.41）的貨品，這個標幟表示這種貨品是在國內推銷的「實用品」。雖然大家能購買，數量限制極嚴，價錢也極便宜。不過品質就難說了。以衣服說，藥洗店的老板對（c.c.41）的衣得服便得加小心，老板不事先問明，可以常常吵架。好的貨品不有？有的，至少我在印度會看到，中國也許不久便會出現。至於英國人民何時買到戰前精緻的貨品，那便看前途的演變如何了。

決定英國今後康復的因素，除英國本身外，另外得看世界局面從此是否寧靜和美國幫忙的程度大小來決定。談到英美的關係，這是一個極有趣的問題，在英國報上看到的，廣播裏聽到的似乎利害上還有衝突，譬如說，當蘇俄與烏克蘭提出希臘與印度尼西亞問題向英國質問的時候，保守黨報紙的分析，美國除觸目驚心，趕快別作準備外，似乎有點亦近在看熱鬧。這樣的情形並不希奇，世界上的外交決不會一致的，在某些方向

可以是同道，有些方面可以是仇敵，現在的英美表面儘管握手言歡外，背後還存在着一個彼此心照不宣的極端衝突的市場競爭問題。一切的關鍵全關聯在這個問題上，這一筆大借款若是成功，自然也必須成功，在杜魯門這樣說，邱吉爾也這樣說，英國在商業上多少得犧牲些，事實上犧牲雖決不至像有些人想像的嚴重，但是叫英國這樣的低頭，實是英國人所最痛心的，但除此以外又有甚麼其他辦法呢？

所以最後我仍歸着英國怎麼樣的問題到英國本身上去，反正世界的安寧全看英國今後的外交動向如何，道理很簡單，用不着多說，目下在英國國內有一種普通的輿論隨處可見：那就是英國以精神的力量來求自力更生，這種論調說，美，蘇，所撞長的英國可能不有。不過機構的健全，民意的發展，世界得向英國看齊。英國決定要以這種精神作模範，領導全歐洲走向富強康樂的境界。這樣的看法想來是全世界所希望乞求的。在內政上，工黨政府正試探着幾曲空前演未有的大戲。國際問題上想來也必會有些較舊時代不同的看法。不過請國內人士不必奢望，正如我開始所指出的那樣，英國的變決不會太快，她是自有一奔的，好在世界的利害已經漸次溶合接近，要下水，大家下水，誰也不能單獨站在岸上看風涼，這一點英國較任何人看得更為清楚。要是不然英國遭受的也較別人更為嚴重。

本刊第一〇五期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出版各書報攤均有出售

短

評

在涵湧澎湃的罷工風潮之中，又發生了上海市立各中學教師罷教的事

情。
在罷教前，中學教師曾經呈請市教育當局改善教師的待遇，但呈文擱下了不批，中學教師推舉代表要求見錢市長，但錢市長不見。

好像不批呈文，不見代表問題便解決了似的。「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可惡的是這批窮酸了肚子吃不飽，他們不是，也不能和市府當局鬥寶玉黛玉式的閨氣。

于是事情鬧區了，必然的是鬧僵。于是市教育局李副局長勸教師代表說：待遇不如你們的還有，又說，已在發起什麼尊師運動了。

一身入官以後，不知為什麼，說出來的話便總教老百姓聽了不舒服。還上一句表示這位副局長頗深於中國傳統的遠觀隨緣的哲學。他大可以作一本勸世文來綏和千千萬萬人心頭的不平情緒。尊師運動的發起尤屬荒謬！師當然是要尊的，師無待於尊師運動而後尊。轉眼之間，假使物價又高漲了，能再發起一次尊師運動麼？

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學教師，是有理由要求政府將肚子餓飽了的。官方的報紙的絃外之音，似乎在譴責教師不顧學生的學業。這很足以打動這批欲秀才的心腸。其實學生的學業久已被教育當局置諸度外。那一隻中學不是局促在一兩間破屋之內。無過車之地。據大公報記載：單接收的德國人

的美麗的大廈便有一百餘幢，都撥作軍政黨要人的住宅了。為什麼不能撥出一部份來辦教育，或其他公共福利的事業？

重視教育和尊師都應當從政府做起。

希望教師趕快復課，希望當局趕快覺悟。(旭)

二

三月二十四號的字林西報載有一篇旅居馬來的華僑對一個西籍記者的談話：大意是說重慶政府必需將政府內部的腐化份子全部肅清出去，她才應該取得海內外共產黨人的信任。筆者願為之補充一句：也才能取得非共產黨的無黨無派的民衆的信任。

今天的民不聊生，民怨沸騰，都是這批位居極品的腐化份子的得意傑作。

在古老的專制時代，尚有探風問俗之官以聽取人民的疾苦，今天的當局，即使沒有實行民主的誠意，爲了自身的存在，也該學一學古老的開明君主。今天的各種呼聲，即使內容都不值一個屁，也總可以比於普時的歌謠。派幾個清客式的大老，訪問一班半官式的士紳名流，是訪問不出什麼來的。(清)

本刊啓事

本刊向爲民主主義者之公共團體，十五年來會先後在北平、漢口、重慶出版，茲由渝移遷。同人能力稀薄，尙望讀者一本過去愛護本刊之盛意，隨時指教是幸。此啓。

每逢星期一出版
實售國幣二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九號三樓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亨得利

鐘表
總行

地址
南京路
對面

第一分行
林森中路華龍路口
第二分行
南京西路戈登路口

蜀 精 辣 料 腴 道 川 味 地

廣西路二三五號
電話八九二二八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痔病專科

戴葆成醫師

專治內外痔瘡便血痔漏成管等症不用刀割毫無痛苦在治療期間仍可照常辦事勿住醫院

診所南京路辦安別墅一〇一號
電話三三九二九號

道興提莊

新舊衣服

絲綢布疋

市價準確

服務週到

廣西路四九一號(牛莊路)
電話九二八一三

本期售價二百元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承印